和林松枝詞

閩侯林壽萱埜庵

自序

歐亞未通以前。所謂敵國之患者。僅此環塞數國而已。其時士大夫欲投筆從戎立功徼外者。莫不喜言邊事。用是考其山川風土。因以識其民俗人心。故極之文人遊子。一歌一謠。一章一句。未嘗不流傳而珍視之。吾觀漢魏以降。蘇李之書。河梁之詩。迄今不朽。下如五代敕勒之歌。唐人出塞從軍之樂府。亦靡不高抗激昂。特殊凡響。蓋邊塞之作。舉多徵調商音。有足發人意氣而生其遠志之圖。非若風月摛辭。谿山索句。徒炫一時之明媚幽靚已也。況夫陳詩所以觀風。若於篇什閒藉諗窮荒之習。尚俾一孔之儒。不至視九塞以外。皆屬天外之天。不尤足擴人眼界哉。余乙卯秋。隨節駐蒙。居留之日。凡二載有奇。見聞所得。既與內地迴殊。而寄諸吟詠者。亦若漸趨於麤莽。吾詩能否有合於邊塞之氣。吾雖自鑑而忘其醜。而亦未敢以其醜示世。惟所成和林松枝詞一卷。閒有涉及蒙種之興衰得失。或亦留心邊事者所欲睹其一斑歟。因錄以質諸大雅。丁巳季秋。壽萱自識。

和林松枝詞

昔人采輯風土。有竹枝橘枝之作。塞居日久。凡所見聞。不無足錄。因師其意。作松枝詞。著者識。

天山南北競傳烽。垂老窮征為玉容。深夜翦刀飛血雨。有人纖手竟屠龍。

元太祖末年。嘗窮征西域以求回部某妃。旋兵勝獲之。妃固矢有死志。陰儲翦刀。遂乘間刺帝焉。按元史及其時私家紀載。無錄及此事。殆為尊者而諱。外蒙人士傳之歷歷。足補史闕也。

不共桃花輕逐水。願為斑竹永啼秋。貞魂一瞑猶含

笑。肯上天家寶月樓。

元帝既殂。妃亦自裁。

北出居庸帝業非。倉皇白馬涕猶揮。汗阿林（卽汗山蒙語呼山爲阿林）上千年月。曾照君王失國歸。

元順帝北遁沙漠。曾居於和林。

明社冥冥早式微。馬牛混亂是耶非。頗聞塞外盤鵰種。化作中原燕子飛。

外蒙盛傳明文皇爲元順帝遺胤。蓋帝北遁時。有某妃方娠。爲洪武所納。是生文皇。然則明祚固已早絕。無俟煤山殉國日也。

麗質天生本內家。稍憐龍種墜風沙。和林宮闕今何在。零落秋風帝子花。

外蒙四盟均元太祖第十五世孫達延車臣汗之裔。

梵宮金碧雜輝煌。黃教都成布施場。不及粧樓能繡佛。朝朝方寸爇心香。

舉國上下。迷信黃教。然皆輪迴禍福之談。無清淨寂滅之旨。

獨於高處發長吟。未必能醒一世心。吹盡法螺無一法。何須作此海潮音。

喇嘛廟近午例於高處吹大法螺。其聲嗚嗚。歷時始止。

黃教誰爲作俑人。摧殘民智問何因。幾曾清淨能成佛。但覺冥頑迴絕倫。

蒙人佞佛者皆祈福之私。圖入佛者皆往生之希望。卽以佛論。凡六根清淨之理。尙未了解。遑論其他。至以迷信故。而成爲錮閉頑愚之習者。尤其所結之惡果也。

家有雙丁抽一丁。却教入佛作畸零。生機億萬從茲盡。自殺還悲不見形。

家有二丁以上。例將一子出家。自少至老。唪經事佛以畢其生。卽俗所謂喇嘛也。自此習相沿。生齒

日減矣。

橫看百萬億由旬。廣土從來不殖民。點點穹廬天外影。不成聚落不成鄰。

蒙古疆域面積八百四十六萬九千五百方里。人口僅二百餘萬。

牛馬都將貢上方。橫征苛稅事堪傷。吾儕終歲艱行牧。却把脂膏奉宰桑。

牛馬課稅極苛。道途無不嗟怨。蒙官之親民者。謂之宰桑。

刼後傷心布哩雅。榻旁鼾睡鄂羅斯。胭脂山色從人奪。莫道深閨不自悲。

布哩雅為蒙種別部。今併於俄百餘年矣。

日日依蘇默特孤。(蒙語三跪九叩首)不辭遠道禮呼圖。可憐揮手千金後。博得當頭一棒無。

舉國靡不佞信活佛。各旂來庫朝禮者。不惜以重金為獻。若得活佛以木棍敲首。則為莫大之榮福。

當陽一語天為應。霪雪三年地不毛。蕞爾夜郎空自富。何嘗數畜足為豪。

清聖祖親征噶夷。道出庫倫。有默爾根旗郡王某供張孔備。帝甚眷之。一日詢王牲畜之數。王對曰賴天可汗威靈。雨暘時若。六畜倍蕃。僅以臣所畜駱駝計。若列為直線。可自臣旗而達於帝居。言已若有矜詡之色。帝曰。王之富信可敵國矣。然吾自比歲休養海內。今大藏存金。已無量數。若以吾金與王之駝並列於道。則由京至庫。亦綽爾有餘。且金為至剛。永永無壞。非若六畜盛衰。必仰視天時。可恃而不可恃。如使霪雪久旱。水草弗繼。王其能永有此富乎。果至次歲大雪為災。歷三年不止。默爾根王牲畜垂盡。其後人亦自此不振云。

三百年來肺腑親。如何舊好不如新。最傷公主陵前樹。伐盡南枝久化薪。

庫倫有公主墓。係清聖祖第四女。下嫁策凌額駙

者。

冠世功名兩策凌。豈期後嗣墜前型。英雄遺裔偏豚犬。定有忠魂哭北庭。

策凌之裔某汗。爲親俄黨首領。媚虜求榮。輿論所鄙。誠有忝其祖考遺烈也。

奴畜何因視太卑。邊人積怨早分離。但看木匣纍纍積。想見敲肌吸髓時。

前清蒙人罹罪。邊吏恒處以酷刑。藉索貨賄。今獄中猶餘木匣纍纍。皆非法錮人之物。

貳側稱兵緣怨宰。趙佗背漢爲誅求。若無歐雀歐魚者。安至漁人一網收。

清吏治蒙。無不刑誅賄求。頤指氣使。雖以王公之尊。亦廷跪受辱。積怨日深。一朝潰決。良有以也。事詳於近人林唯剛中俄蒙協約始末記。並陳止室使庫日記。

（未完）

和林松枝詞（續九卷七號）

閩侯林萱籌埜庵

一夕黃袍擁毳廬。直將梵唄當山呼。明駝立仗開千帳。帝號區區且自娛。

獨立決定後。活佛遂稱帝。以共載紀元。

加封遍沐佛爺恩。雀羽珊瑚侍至尊。夫壻頭銜今已貴。朝朝出入五衙門。

獨立事成。活佛重犒其下。凡在事者。靡不優加爵秩。昔時爛羊竈養。無此之濫。五衙門者。蓋新立之外交內務陸軍財政司法五部也。

僑商血產盡銷磨。浩刼還嗟科布多。天假強胡偏重載。烹羊酌酒共高歌。

其時華商屢遭搶掠。所失貲產。達及千數百萬。壬子冬間。海山烏泰復率徒黨。攻破科布多。全城焚燬一空。尤可慘痛。

杯酒謀人豈丈夫。慈悲佛性記來無。賢愚同盡鴆醪日。杭達相隨土謝圖。

土謝圖汗某。以反對獨立。為活佛所鴆。郡王杭達多爾濟。雖以獨立首功。顯赫一世。其後驕蹇專擅。浸見難制。佛亦以酒斃之。

王公念晉人誰識。承業忠唐志可哀。白髮喇嘛和淚說。汗顏重見漢官來。

某大喇嘛。活佛之腹心也。甚傾向中朝。獨立時屢有匡救。卒以力孤不能禁衆。後與某都護談及。猶涕淚交下。引咎自責。且曰。今昔滄桑。吾今重見諸君。有餘愧焉。

老爺首數三音諾。佛母尊稱達吉尼。終恐喞花來野鹿。空勞竇幛賜金雞。

三音諾彥。蒙語好老爺也。該汗現充內閣總理。通俄樹黨。頗有異志。或云汗為佛母所暱。宮禁事祕

莫能詳之。比歲佛老而善病。固莫禁其妻所爲。三汗黨盛。佛亦難制。識者謂祿山亂唐之禍。終恐不免。達吉尼母者。佛稱帝時所錫其妻之徽號也。

黃雲應見當頭起。朱點爭誇兩頰痕。粉黛三千齊俯首。無人不羨合敦尊。

各汗之妃曰合敦。較王公福晉位尊一等。凡合敦及福晉兩頰。皆有朱色圓點爲識。

起家能不由門蔭。對外還當愼國防。爲問區區刀筆吏。論功可有鄴侯良。

外交長官車林多爾濟。爲前淸駐庫大臣署內老吏。熟掌故。略識邊事。外蒙人才中之傑出者。獨立時爲衆所推。得躋高位。其人對於我國交涉。甚有心計。然與俄人相遇。則唯唯諾諾。視若帝天。蒙俗最重貴族。平民從無進身之階。近今不由門閥而自拔於顯貴者。車林一人而已。

帕首紅巾手寶刀。橫行漠外亦人豪。昔時。虎。豹。今。鷹。狗。太息。梟。雄。陶。什。陶。

陶什陶爲鬍匪中魁傑。外蒙獨立時。特以鉅金招撫使爲己用。蓋外蒙舍陶之外。無一能兵者也。

棠陰遺愛問如何。試聽秋娘一曲歌。換。國。何。關。兒。女。事。三。弦。偏。愛。唱。三。多。

獨立後活佛卽以公牒迫令前淸辦事大臣三多卽日離庫。頗聞其時賓佐或以鉅金乞求俄人保護者。或有載貲就道竟被擄掠者。狼狽倉皇。諸貽笑柄。蒙人曾作三多曲以嘲之。又蒙女均善三弦。紅燈綠酒間。恆奏技以娛客。

脫離祖國計終差。藉口民權更可嗟。爲問荆榛汚穢裏。幾能生產自由花。

恰克圖三方協約旣定。外蒙以俄人助力。始獲有自治權。

漫。謂。連。城。能。返。璧。但。憐。告。朔。僅。存。羊。早。知。逐。鹿。中。原。日。無。復。長。鞭。到。朔。方。

外蒙承認中國有宗主權。得以設官監視。並取消帝號。遵用民國正朔。然名存實亡。識者撫今追昔。有餘慨焉。

假帝眞王較若何。中朝恩禮幾籠羅。煌煌斗印黃金册。新錫佳名博克多。

五年八月　大總統以金印金册册封活佛爲博克多汗。

憶昔籌邊策不遺。眼看環塞盡藩籬。如今九白重來日。寧似灤陽會獵時。

舊制外蒙貢獻例定白馬八白駱駝一。謂之九白之貢。獨立後與中朝隔絕者三載有奇。迨民國五年春。始復修職貢。

翁仲沈沈倚雪眠。摩挲片石弔胡天。行人繫馬尋碑過。猶說開元第二年。

闕特勤碑在額爾德尼昭廟。卽古和林地。係唐開元二年御製以賜闕特勤之墓。闕爲骨吐祿可汗之次子。苾伽可汗之弟。

歲歲移家水草邊。本來行國旅行便。馬通爲火羊爲飯。游牧猶疑太古天。

蒙人以行帳爲廬。逐水草而居。歲無定所。

湯沐更衣俗所無。眼中半似漆身奴。色楞河上千尋水。難浣悠悠舉國汚。

蒙人恆累月不靧面浴身。其衣袂兩袖日拭膚膩。積垢可鑑。衣破則更新。不事澣濯。

畜殖如披耕織圖。更看列肆百工無。牧羊致產尋常見。卜式何因作丈夫。

蒙地百業俱無。以牧牛羊畜駝馬爲唯一生活。

懸鞍何物腹皤皤。個裏淸泉挹注多。倘使一朝羊胃爛。問伊奈此漏卮何。

俗以羊胃牛腸貯水供用。旅行者鞍次所掛纍纍皆是。

居然轉眼得醍醐。牛飲喧喧快渴奴。鍊石便教泉百

沸。不須茶竈與風爐。

渴則烙石投水。頃刻沸騰。爭取而牛飲焉。

竭澤爲漁但自肥。打牲專利更誰非。熊熊夜火前山滿。道是歐人罷獵歸。

境內漁業獵業。均俄人專利。中人蒙人。則有嚴禁。

登場誰擅空羣技。列帳環觀賽馬來。笑賀檀郎好身手。居然奪得錦標回。

春秋佳日。競爲賽馬之戲。列帳環觀。士女雲集。當不讓西俗之盛。

發願朝山一念誠。累伊纖步學徒行。長途竟得神天助。四日能週六百程。

俗尚朝禮汗山。恆徒步五六百里。繞山一匝以示敬意。道中裹糧露宿。不以爲苦。

婆娑跳鬼鬬新奇。鬼臉由來沒面皮。郎願莫爲藍面鬼。須憐妾是赤心兒。

四時均有跳鬼之會。闢地爲廣場。伐鼓鳴笳。其聲雷動。各載鬼面衣古冠服。趯趯跳舞。各合節拍。

相逢陌上曉風寒。郎自金鞭妾玉鞍。春雪未消何所去。賽奴先問早來安。

蒙語謂問安爲賽奴。

馳躍風沙日百回。渾疑騎術有生來。最難梨棗垂髫歲。便有驊騮開道才。

馬術爲蒙人特長。凡兒童勝衣者。莫不善騎。

登場劇覺笑胡盧。角力同成倒地愚。知否英雄惟鬬智。一夫不敵敵千夫。

兩人徒手互抱。彼此角力。以倒地者爲負。謂之摔跤。即古者相撲之戲也。蒙人重視此風。恒於賽馬時連及行之。

五色靈根豈偶然。卻憐絕漠委風烟。媧皇去後無知己。誰信奇材足補天。

烏得爲內外蒙連界處。產五色石子。通明鮮潤。可供盆玩。

（未完）

和林松枝詞（續）

閩侯林萱籌

幾曾荆布學家常。一色驕奢愛麗妝。雪海光中偏纈服。鎖金半臂鏤金裳。

外蒙士女酷愛金織品。恆不惜重價購為冠服。

且將盂水作岐黃。病骨支持強下牀。更誦法華經百遍。不煩玉杵搗玄霜。

疾病向不服藥。惟延喇嘛誦經。飲以符水。

為報佳期幾斷腸。路人從此歎蕭郎。紅綃扶上桃花馬。忍看臨岐淚萬行。

嫁女則以紅覆首扶擁上馬。

埋玉埋香事莫論。他年獸吻卽秋墳。如何天上珊珊骨。墜落人間惡狗村。

人死例以遺骸飼狗。謂之犬葬。慘野之風。迄今不改。

昨朝今日兩新年。歡笑佳時恰接連。翠袖雙承私語祝。春風歲歲讓君先。

陰歷元旦之次日為蒙歷歲首。蒙人祝賀行禮。主人必仰兩袖以承客之手。始為示敬。

幾番鬭草費平章。春色何曾到北庭。五月南風猶作雪。秧畦麥隴不成青。

蒙地苦寒。須首夏後方能解凍。

直將盛暑作春菲。萬綠叢青取次肥。也似江南好風景。層蕪疊疊水田衣。

事田園者及仲夏方能播種。然發達甚速。不兩月間。青綠匝野矣。

消夏橋西灣復灣。瀕河行帳幾迴環。披裘六月尋常事。不耐松風向晚寒。

蒙俗盛夏則結帳河濱以避暑。

松梢雪霽放新晴。並騎相過買賣城。可惜前年官府

禁踏青難上汗山行。

蒙官府以汗山有靈氣。禁人登陟樵獵。

對鏡徘徊插翠翹。一春妝飾總寥寥。儘多鄰舍如花女。豔豔新冠燦紫貂。

蒙女好爲盛飾。以貂爲冠。其價不貲。

雲鬟雙挽玉交枝。更束青絲項下垂。比似遠山南北對。不知濃淡孰相宜。

蒙婦高鬟雙挽。斜曳若月牙形。俗謂之牛角髻。

肩尖突出起隆隆。高束吳紈別樣工。終竟寒天鴉雀相。何曾彩翼鳳凰同。

婦女衣式肩際皆突出隆起。若峙兩峯。舊傳有蛇妖爲祟。婦女苦之。某喇嘛教製此衣。取象鳳翼。藉以制蛇。

幾見鳳鞋脊立月。更無羅襪晚凌波。圓膚六寸無多力。何事偏拖吉莫鞾。

男女均曳巨鞾。俗謂之牛皮鞾。壅腫碩大。殊不適觀。

荳蔻年華冰雪肌。錦袍楚楚稱腰肢。勸君莫惜明珠贈。難得相逢未嫁時。

婦女着錦袍曳長袖。束小蠻帶以便禦寒。凡眷蒙女例須買珠爲贈。

一占羊骨一沈吟。夫壻金溝去採金。可識黃金容易得。最難廝守兩同心。

外蒙金鑛現悉歸俄人包辦。外蒙所收之利。僅有一百分之十七分。俄公司所招鑛役多係華工。計各鑛華工約有二萬餘人。

萬樹森森雪作花。閒來訪豔趁冰車。欲傾熱淚三千斛。灑向天台玉女家。

隆冬河冰腹堅。行旅往來均恃冰車爲交通之具。

（未完）

和林松枝詞（續）

閩侯林萱籌

琤琤踏玉上樓臺。座上飛瓊莫浪猜。記向廣寒宮裏過。曾偸一曲紫雲迴。

蒙女善歌。婉轉可聽。漢人久於其地者。亦能效之。

矮几胡床整復斜。穹廬生小是兒家。倚爐解到人消渴。親劈松枝煮奶茶。

婦女習勤。多躬親洒掃炊汲之事。客至則自起煑茶以相餉。

氍毹坐對費周旋。胡語南音各一天。嗚咽琴笳囉嗊曲。可曾心緒訴君前。

寂寂柴門向晚開。博山五夜守寒灰。閒庭不放猧兒吠。知有伊人踏月來。

穹廬以外。僅植木爲栅。故恆畜猘狗以爲守衛。有夜中訪豔者。則蒙女持抱所畜之狗。不使犯客。

無人解與訴知音。此意沈吟直到今。紅錦纏頭儂不取。祇將哈噠結同心。

主客晤面。必以方錦爲贄。謂之遞哈噠。

寒林一帶鎖殘霞。回子橋邊路幾叉。殘月沉沉人不至。細聽松鼠嚙松花。

回子橋石汗山之麓。水木明秀。風景冠於庫城外蒙所產松鼠。較關東爲良。

寸錦零縑十色鮮。傍君懷抱共緜緜。不知一幅金訶子。損卻如花幾夜眠。

歲盡蒙女恆親製錦兜肚以貽所歡。

葡萄佳釀泛當筵。春後新菰入口鮮。羊胛香中消受慣。但躭風味不知羶。

蒙俗以牛羊爲食。膚革羶臊。殊不可近。

十里春波畫不如。圖拉河上泛舟初。水鮮生小難充口。但羨鴛鴦不羨魚。

蒙俗向不食魚。或云因活佛禪定時。多幻化爲魚。相戒不敢輕犯。圖拉河在汗山下。

莫如塞外西流水。願作山頭落葉松。逝水悠悠留不住。松心歲歲耐寒冬。

塞外水皆西流。有落葉松。經冬不凋。性耐冰雪。

絕笑多才不識丁。儂家文字出番經。私憐臨水簪花筆。却倣霜前禿樹形。

蒙文源流出於梵經。係某喇嘛所創。蓋見樹枝乂枒之形。有悟而作。

大難坐擁百城俱。典籍由來印板無。安得隃麋三百挺。泥他玉腕作鈔胥。

書籍流傳。概係抄寫。絕無板本。

巒割何嘗脣齒憂。鸞刀如雪手偏柔。運斤眞有成風妙。敢鄙人間食肉流。

食時以羊胾就口。用刀向脣邊而割。運刀甚速而口吻無傷。

氈廬以外毫無見。家畜之餘百不通。便使十年施教訓。終難蒙種與開蒙。

舉國上下。墨守其故。朝無一政。野無一業。其若存若亡不絕如線者。猶爲幸也。

閉關拒守已徒然。蛙見何知井外天。鐵軌金融無量力。何曾趨勢限窮邊。

近歲俄鈔業已灌注全蒙。遠東舟車亦已環繞四境。蒙人雖欲閉關自守。恐不可得。

百載諸藩竟止戈。尊崇佛教得平和。豈知他日中原患。不在邊塵在海波。

明代蒙種尙強。屢爲邊患。迨清室入關後。推尊黃教。以愚其民。漠北漠南。莫不俯首以受羈勒。其制寓有方。勝出於歲幣和親者萬萬。然百年後爲中國患者。不在塞外而在海外。殆所謂禍患常出於所料之外歟。

親亞親俄派兩支。朝端水火鎭相持。閱牆轉瞬終同

盡記否朝鮮黨禍時。

凡黃教喇嘛曾受淸室封典之王公居多傾心內向。謂之親亞派其倚賴俄人勢力或曾赴北歐遊歷者則欲舉國事俄謂之親俄派兩黨水火殊不相容。

親征一錄記前功。如此兒孫愧祖風。國粹千年消化盡。更無獷騎與長弓。

通國既無兵制可言。卽私人騎射勇鬭之風。亦渺不可見。

外交外債事糊塗。俛受鞭驅莫負嵎。我爲爾曹籌末路。非洲牛馬澳洲奴。

近年所借俄債數達二百萬盧卜。全國財政權均操俄人之手。比俄鈔銳落。而外蒙隨時借款。尙以銀價五錢爲準。致上下爲之交困。其外交衙門。無事不仰俄人鼻息。俄領事密勒爾嘗謂人曰。吾御蒙古。如御駑馬。非以長鞭痛策。不能就我範圍云。

萬潮澎湃正趨東。蕞爾偏鄰大國風。莽莽高原荒夕照。不知誰是主人翁。

俄人在蒙根據最深。近則日人亦駸駸銳進不已。繼此以往。正未審鹿死誰手。（完）